

映在二种目录中：一种是“讀者用書目录”，供一般來館讀者借閱时使用；一种是“參考資料目录”，供个别讀者參考研究用。“讀者用書目录”所收的范围，包括以馬列主义思想为基础所写的新書刊、解放前的进步著作、古典著作和可供一般參考使用的各科著作。“參考資料目录”所收的范围，包括解放前出版的反动的、含有毒素的、沒有一般參考价值和內容陈旧的書刊，以及解放后出版而有严重錯誤观点的書刊。此外，在“讀者用書目录”中，凡涉及分类体系上有政治錯誤，或学术观点上有不恰当的地方，則

不严格按照分类號碼的順序编排，而根据类目的內容，作了个别的調动，并詳列指引片，以帮助讀者利用目录。当然，这些措施多少也弥补了我們由于采用“中圖法”所产生的种种缺陷，但是归根結蒂总还不能完全改正“中圖法”所带来的根本性的缺点和錯誤。

最后，通过这次对刘編“中圖法”的批判，使得我在圖書分类的党性、阶级性和政治思想性上，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提高。今后，根据大家所提意見的精神，要更好地改正工作中的錯誤和缺点。

首都圖書館進行關於 批判資產階級圖書館学术思想的學習

首都圖書館輔導部

自从去年“圖書館学通訊”第5期發表了“批判刘国鈞先生的‘什么是圖書館学’”、“批判杜定友先生圖書館学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和“批判皮高品先生和徐家麟先生的資產階級教学思想”等几篇文章以后，引起了首都圖書館界的广泛注意。我館领导和輔導部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深入的批判資產階級圖書館学术思想的學習，并且明确提出，批判資產階級的圖書館学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圖書館学；在理論上进行學習討論是为了联系实际，改进工作。學習的步驟是首先閱讀有关的批判文章和刘国鈞、杜定友等人近年来所發表的一些著作，然后啓發全館同志學習运用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依据党的文化工作方針，对圖書館事业和圖書館学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并且联系思想、联系实际，进一步根据北京市文化工作會議的精神大力改进工作，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建設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學習自去年十二月中开始，全館按工作部門分小組进行。各部門的負責同志，对圖書館学理論比較有基础的同志，或工作經驗比較丰富的同志，共同組成了核心組，以更多的時間进行學習和研究。为了推动全館同志學習的深入，輔導部又根据核心組討論的內容，在全館學習会上做啓發报告式的重点發言。

經過初步的學習，全館同志一致認為：在圖書

館事业和圖書館学領域中破資產階級思想，立无产阶级思想是圖書館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也是如何把政治掛帥貫徹到圖書館工作中來的重大問題。应当十分重視這一學習，以便肅清每个人头脑中所感受到的或多或少的資產階級圖書館学的思想影响，从而逐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圖書館学思想体系。大家也一致認為：刘国鈞、杜定友等人的主要錯誤，是把圖書館事业和圖書館学的鮮明的阶级性、政治性和思想性抽掉了，他們都企圖把圖書館事业和圖書館学說成是“超阶级”、“超政治”的，說成是脱离社会經濟、文化而孤立存在的東西。其結果，自然是要把人們引向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对于刘国鈞先生的“五要素”的說法，大家也一致認為是錯誤的。表面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深入考虑就大謬不然。大家同意批判文章中的看法：“五要素”之不等于圖書館事业，正如資產階級学者的所謂“三要素”之絕不等于国家一样。这种孤立的“五要素論”一方面割断了圖書館事业与社会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外部联系。同时，也割断了圖書館事业各个不同組成部分的内部联系。这是資產階級的“超阶级”、“超政治”的把戏，也是反辯証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对于刘国鈞先生在“什么是圖書館学”一文中所談的：“圖書館能否發揮作用，主要决定于干部能

（下接第30頁）

員，參考書目工作人員，宣傳、輔導工作人員，典藏工作人員在每個星期三、五、六下班後都到閱覽部參加出納工作；分編工作人員每天下班後輪流到目錄室參加目錄輔導工作。

我館星期三為規定學習日，為了不影響讀者借書，晚間仍照常開館，由黨團員館員擔任出納工作，星期五、六閱覽部同志輪流休息，由其他部的同志參加出納工作。其它的日子，每天上午十點到晚上八點，由閱覽部同志一班到底。

通過這一制度的實行，不論在館員的思想上或是業務上，都帶來了不少的好處：

第一、領導親自掛帥，上陣指揮，可以發現問題，就地解決。黨團員的模範帶頭作用，為羣眾樹立了榜樣，使黨的領導在借書處閱覽室揮上了一面紅旗。如：過去讀者借不到所要的書時，出納員就回答沒有，很少去找相類似的書或推薦更好的書。在服務態度上也還不能使讀者滿意。大躍進以來，這種情況有了根本的改變，人人都覺得參加出納能幫助讀者找到所需要的書，使讀者高興而來，滿意而去，這是一件最愉快的事情。因而在服務質量上和服務態度上都有了顯著的變化。讀者批評的意見逐漸絕跡，表揚的意見逐漸增多。同時由於主動推薦和宣傳圖書，使讀者大都能借到滿意的書。因此，政治和科技書的借出比重有了不斷的增長。

第二、由於實行了全館人員面向讀者的制度，使館員和讀者有了更密切的關係，使全館工作都圍繞着一個重心——為讀者服務，這就避免了許多工作上的盲目性，加強了工作的思想性。如：採購部門的同志通過參加出納工作，更直接地了解到

讀者的需要及圖書供應的情況。於是他們就將借不到書的借書條收集起來，並結合從讀者方面所了解的情況，加以分析研究。從而使庫藏得到徹底的改進。書目部門的同志通過參加出納工作，更直接了解了讀者的讀書傾向和要求，使書目編制得更符合于讀者的情況，使讀者能利用書目進行有計劃的讀書。因此，我館編制的書目，特別是推薦書目，頗受讀者歡迎。分編部門的同志通過參加目錄輔導工作，也加強了目錄的管理，提高了目錄的使用率，延長了目錄的壽命。同時也幫助讀者學會目錄的使用方法。過去目錄室很少有人去，即使有人去，大都也是亂翻一氣。經過輔導以後，讀者差不多都能根據分類、書名、著者三套目錄的不同功用，加以利用了。

第三、實行這一制度，加強了部與部之間的合作，大家齊心協力，共同為一個目標工作。相互之間更加了解，配合更加緊密。同時，由於各部同志輪流參加出納工作，這就解決了因讀者借書時間集中（每天下午五時到七時左右）而造成的擁擠現象，及閱覽部倒班休息缺少人力的問題，並且也延長和增加了開館時間。

實踐證明，全館人員輪流參加圖書出納工作是圖書館面向讀者、貫徹羣眾路線的一種好制度。它不僅可以解決許多業務上及人力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能更好地克服主觀主義、本位主義，加強羣眾觀點，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能從讀者出發，使圖書館向人民羣眾宣傳馬列主義，進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和配合本地區工農業建設各方面，都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旅大市圖書館）

（上接第18頁）

否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大家認為這是錯誤的“技術決定論”。經過整風反右，大家早已明確，任何工作都必須政治掛帥，以紅帶專。雖然我們也主張對工作方法要進行研究，並且要不斷地加以改進。但絕不能認為圖書館能否發揮作用，是決定于幹部能否掌握正確的工作方法的。

此外，有些擔任分編工作的同志，還檢討了過去對劉國鈞的“中國圖書分類法”的迷信。搞地方文獻工作的同志，也批判了杜定友的“地方文獻的搜集、正理與使用”（1957年公共圖書館幹部進修班講義）一文中所存在的狹隘的地方主義情緒和厚古

薄今的思想。過去在北大圖書館學系學習和現在北大圖書館學函授班學習的同志，也都對北大圖書館學系的目錄學、圖書史等課程中的資產階級思想提出了批判。

學習還仅是開始，經過這一階段的學習，同志們已經初步提高了認識，打破了对圖書館學“權威”、“專家”的迷信，發揚了敢想敢說敢作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將繼續進行，以便大家普遍深入地聯系思想、聯系實際，為今年全館工作的更大躍進創造思想上的條件。還有不少同志正準備結合自己的工作寫出批判性的專題論文，積極投入圖書館學中的兩條道路的鬥爭。